

邛都、笮都、冉駹等夷人的族屬及遷徙情形

桑 秀 雲

一、前言	(一)邛與江
二、邛、笮、冉駹概述	(二)笮與左
(一)分佈	(三)冉駹的遷徙
(二)民族探源	四、結論
三、邛、笮、冉駹的遷徙	附引用書目

一、前 言

我國少數民族，名類眾多，是不容否認的一件事。在這眾多的名號之中，有若干只以蠻、夷、戎、狄稱之；而這些名稱，有時會有方位的意義；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等等。但一般說來，他們只代表着「非我族類」的一些人。這些泛稱「蠻」、「戎」、「夷」、「狄」的人，他們的族類是值得去探討的。

若干少數民族的名稱，在歷史的舞臺上，有如曇花一現，經過一段時間後，便隱沒不見了。他們到那裏去了？是漢化、遷徙，或是換了別的名稱？也許上述三種情形都有，爲了要瞭解他們發展的情形，便要對各個少數民族作追蹤的研究。

邛都夷、笮都夷¹、和冉駹夷是分佈在今日四川西部和西康東部的少數民族，本文擬對他們作個別的研究，以瞭解他們的族屬及分佈的情形。

二、邛都笮都冉駹概述

邛都、笮都、冉駹等夷人，最初見於史記。據史記卷 116、西南夷傳中所記：

1. 笮都夷之笮有不同的寫法：史記作「笮」（卷 116），漢書作「苴」（卷 95），後漢書也作「苴」（卷 116），華陽國志作「苴」和「笮」（卷 3）。本文引文部份皆各依其出處的寫法，行文部份皆作「笮」。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魑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檣榆，名爲嵩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嵩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遷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據上引文、邛都、笮都、冉駹都是巴蜀西南外的蠻夷，他們也就是習稱的「西南夷」。但是「西南夷」一名只能表明他們的方位，而不能說明他們的族類。本節先討論這三種夷人的分佈地區，再探討他們的族屬問題。

(一)、分 佈

邛人分佈的情形，據前引史記卷 116 謂：邛都在滇以北。後漢書卷 116，西南夷傳所記較爲詳細：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邛都縣。元鼎六年（前 111），漢兵自越嵩水伐之，以爲越嵩郡。

據唐李賢注：越嵩郡「在今嵩州越嵩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王先謙集解引沈欽韓曰：「一統志，邛河在寧遠府西昌縣東南。」邛都縣，在今西昌縣境。

又據華陽國志卷 3 蜀志，越嵩郡條：

闡縣，故邛人邑。

闡縣，漢書卷 28，地理志 8 上之 3，越嵩郡內作「闡縣」，顏師古注曰：音蘭。

王先謙補注云：「官本注作音蘭，後漢因續志作闡，華陽國志縣，故邛人邑也，治邛都城，案宋志沈黎郡領蘭縣，漢舊縣作闡，然則作闡是也。」

華陽國志的闡縣，據漢書應作闡，故治在今西康越嵩縣北二十里。因此，邛人是分佈在今西康省西昌和越嵩一帶。

又據華陽國志卷 3，蜀志，定笮縣條稱：

汶山曰夷，南中曰昆明，漢嘉越嵩曰嵩，蜀曰邛，皆夷種也。

蜀稱夷曰邛，蜀地也有邛人。後漢書卷 23 上，蜀郡屬國嚴道條、劉昭注引華陽國志曰²：

邛崃山，本名邛笮，故邛人笮人界也。

邛人與笮人以邛崃山爲界。又據華陽國志卷 3，蜀志云：

臨邛縣，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實之。

臨邛，據王先謙後漢書補注（卷 23，蜀郡）：「一統志：故城今邛州治」。邛州在民國後改爲邛崃縣。因此，在蜀地邛人分佈的地方，應在今邛崃縣一帶。

至於邛都旁的諸君長，也可以約略考知。後漢書卷 116 邛都夷條中又說：

後太守巴郡張翥，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祈叟二百餘人，齎牛羊送喪，至翥本縣安漢，起墳祭祀。

蘇祈爲越嶲郡之一縣，境內有夷人，漢末時猶反叛，爲張翥所平³。蘇祈，據集解引沈欽韓曰：「今寧遠府西昌縣北」。前文曾證西昌爲邛都夷的所在，因此蘇祈的夷人似乎也是邛人一類。

又據同書卷 116，邛都夷條說：

（元初）五年（118），以卷夷大牛種封離等反畔，殺遂久令。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皆叛應之，……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牂牁擊之……，封離等惶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求降附。

上段資料中，卷夷殺遂久令，永昌益州等皆響應；楊竦將兵至牂牁擊之，可能牂牁也爲邛都夷影響力所及的地方。蘇祈和遂久應就是滇以北，在邛都附近的諸君長分佈的部份地方。遂久，據集解引沈欽韓曰：「今寧遠府鹽源縣西」。牂牁，據漢書王先謙補注：「今大理府太和縣東北。」

綜合上述，秦時的邛人在蜀地，是住在邛崃山以東，即今邛崃縣一帶；漢時邛都夷的分佈區，自今越嶲起，向南至今安寧河和鴉龍江流域，再南渡金沙江，經姚州，至大理和昆明以北的地方。

2. 今本華陽國志闕，只廖寅刻本由顧廣圻據上引劉昭注所引補入。

3. 見華陽國志卷 3，三國志卷 43。

至於笮都的所在，據前引史記說，是在嵩之東北；又據前引華陽國志云：「漢嘉越嵩稱夷人曰笮」，可見漢嘉越嵩皆有笮人。漢嘉故城在今西康雅安縣北，越嵩在今西昌縣東南；此地也為邛都夷的分佈地。

笮都夷為漢武帝所開，據後漢書卷 116，笮都夷條所記：

笮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為笮都縣。……元鼎六年（前 111），以為沈黎郡。沈黎郡，據王先謙所說，是在「今雅州府清溪縣東南」（漢書卷 95 補注）；丁謙謂清溪：「漢為蜀郡嚴道縣」（漢書西南夷傳考證）。嚴道有二說：漢書地理志蜀郡條、補注引一統志謂：故城今雅安縣西（漢書卷 28 上）；又據後漢書地理志蜀郡蜀國條、集解引一統志謂：故城在今榮經縣西（後漢書卷 33 上）。雅安和榮經相去不遠，補注和集解所指或即一地。上述兩地皆在西康省極東，與四川省毗鄰。

在漢書地理志越嵩郡內（卷 28 上之 3），另有三地以笮命名，即定笮、大笮、笮秦（後漢書作笮奏）。以上三地當亦因笮人停留而得名。三地所在據後漢書卷 33 上，王先謙集解：定笮故縣今鹽源縣南，大笮故城今冕寧縣西，笮秦據王氏引李兆洛云：「今地闕，當在寧遠府（今西昌）境」。但定笮一地又有不同的意見。據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 117，雲南、麗江軍民府條：

通安州，在今治偏東，古笮國也，名三賧，蠻云漾渠頭，漢為定笮縣地，屬越嵩郡⁴。

通安州，今麗江治，顧氏認為這裏是漢定笮縣地，與王先謙的看法有一點距離。但以笮名地者，越嵩郡內就有三處之多，而笮人分佈之廣，更是北起邛崃山以西，南至鹽源縣南。從鹽源縣再向西南，便是麗江附近，也即越嵩郡的西南徼，笮人也有可能遷徙至此，因此顧氏之說也有可能。

又據前引華陽國志所記：邛人笮人以邛崃山為界，邛人在其東，笮人在其西。

武帝時，以笮都夷為沈黎郡，但在天漢時併入蜀郡，僅置二都尉，其一居旄牛，主徼外夷。徼外夷有那些？據後漢書卷 116、笮都夷條云：

天漢四年（前 97），並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

4. 以通安州為漢之定笮者，尚有明人李中溪所著之雲南通志。見該書卷 4，通安州條。（龍氏靈源別墅重印本）。

衣，主漢人。……（永平中）白狼、槃木、唐菽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和帝永元十二年（100），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繼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安帝永初元年（107），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汙衍種并兵三千餘人反叛。

徼外夷包括有白狼、槃木、唐菽、樓薄、三襄種和汙衍種等，這或許就是前引史記所謂：徙笮都旁的諸君長。由設在旄牛的都尉管理，旄牛故城今西康漢源縣南。

根據以上所述，可以大略得知笮都夷分佈的情形：北起邛崃山之西，經雅安、榮經、漢源，南至冕寧、西昌、鹽源一帶。其間或與邛人隣接，或與邛人雜居。

冉駹夷的位置，據前引史記卷 116 云，是在笮之東北，蜀之西。又據後漢書卷 116、冉駹夷條：

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前111）以爲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前67），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時乃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

汶山郡的地理位置，據華陽國志卷 3，蜀志所記：

汶山郡，本蜀郡北部冉駹都尉，孝武元封四（當作鼎六）年置，舊屬縣八。

……東接蜀郡，南接漢嘉，西接涼州酒泉，北接陰平。

華陽國志汶山郡下有闕文，所屬之八縣未能知悉。從他與四鄰的關係推求，大致在蜀郡以西，漢嘉（今雅安）以北，北至四川北部和甘肅南部的陰平郡，其地區在今四川的西北部。

（二）民族探源

漢時邛都夷的所在地，在唐宋時爲勿鄧所有；勿鄧爲烏蠻七部落之一（新唐書卷 222 下）。唐時烏蠻七部落分佈的情形；東起貴州極西的威寧，經雲南的東北部，至西康省的東南部。烏蠻之中有一種爲盧鹿蠻，發展爲後世之傈僳民族。唐宋時的烏蠻和勿鄧，及元明清以來之傈僳，皆屬於氏人系統⁵，那麼邛人是否也爲氏人呢？下面將試論邛與氏的關係。

邛都夷的風俗，據後漢書卷 116，西南夷傳所記：

5. 本人另文：傈僳爲氏試證，大陸雜誌第九卷第四期。

邛都夷……俗多遊蕩，而喜謳歌，略與牂柯相類。

牂柯郡的地望，據兩漢書地理志所記；在今貴州西部，雲南東部，幾乎全為夜郎國的舊地，夜郎和保羅為一種民族；牂柯之牂又與巴地之賁人為同名異譯⁶，柯為語尾助詞。而巴人賁人都是喜愛歌舞的民族。

巴人喜愛歌舞，早在武王伐紂時便見諸記載。據華陽國志卷1，巴志記云：

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

漢高祖也曾以他們為前鋒，同卷又記：

閬中有渝水，賁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

又漢書卷96下，西域傳下贊曰所說：

孝武之世，……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
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賁人也，勁銳喜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由此看來，所謂「巴師」，實由巴之賁人組成。賁人喜愛歌舞，漢高祖名之為「巴俞舞」。巴俞地名，而族則賁人。邛都夷也喜謳歌，與賁人的喜好相同。

邛有竹王的故事，太平寰宇記卷75，邛州記有：

大邑縣 竹王廟 華陽國志云：竹王者興於涿水，有一女子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兒聲，取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長養，有才武，遂雄夷狄。民以竹為姓，捐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竹王祠竹林是也。王與從人嘗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今王水也，破石存也。

同書卷85，榮州條又記：

旭川縣 竹王廟 蜀記云：昔有女人於溪浣紗，有大竹流水而觸之，因有孕。後生一子，自立為王，因以竹為姓。漢武帝使唐蒙伐牂柯，斬竹王，土人不忘其本，立竹王廟，歲必祀之，不爾為人患。

6. 同5。

太平寰宇記中大邑縣的竹王故事，錄自華陽國志，與今本華陽國志相較，除略有數字更動外，餘大致相同。但華陽國志所記竹王是夜郎的故事，今再錄後漢書的記載以證明。該書卷 116，西南夷傳夜郎條記曰：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遼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

夜郎的竹王故事，見於華陽國志和後漢書，他們或許同一來源，也可能後者鈔自前者。大邑的竹王故事，太平寰宇記直接引自華陽國志，榮州旭川則引自蜀記。大邑在邛崃山之東，又爲邛州屬地，當爲邛人居留之地，榮州爲古夜郎國，旭川縣本漢南安縣（皆見太平寰宇記），今四川夾江縣，地在大邑邛崃之南。竹王的故事，邛地和夜郎所共有，因此邛和夜郎也許來自同一種民族。竹爲氏人的圖騰（保僮爲氏試證），邛也可能源自氏人。

邛人與夜郎有相同的神話故事，喜愛謳歌的習性又和牂柯賁人相同，邛都夷的分佈地後又爲烏蠻勿鄧所有，烏蠻中絕大多數發展爲後世之保僮；而夜郎、賁人、保僮皆屬於氏人系統（保僮爲氏試證），因此，邛都夷似也屬於氏人一系。

笮都夷據後漢書卷 116，西南夷傳，笮都夷條所記：

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

笮都夷「言好語譬類」的習性，與華陽國志中的南夷相似。據該書卷 4，南中志云：

太康三年（282），罷寧州，置南夷。……夷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便爲主論議，好譬諭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論，雖學者亦半引夷經。

寧州爲晉所置，治建寧郡，今雲南曲靖縣，爲夜郎疆域。笮都夷「好譬類」和夜郎境內夷人相同。

前文敘及定笮也爲笮人停留之地。定笮據前引顧祖禹的看法，通安州爲漢定笮縣；今麗江治。另外越嶲郡屬縣中又有濞街，王氏據續雲南通志稿（卷 9，麗江府）認爲係「鶴慶劍川地」。而鶴慶劍川地，元朝屬麗江路，據元史卷 61，麗江路所記：

麗江路軍民宣撫司路……兩漢至隋唐皆爲越嶲郡西南徼地。

上文提及的濞街，東漢省，此後也不再設置。所謂街，在今日雲南境內，仍有若干地名爲「街」，街是「市肆」的意思，如牛街、馬街，繫以十二生肖名，即是在牛

日、馬日集會貿易。灣街則是灣集會貿易的地方。灣，據作者在「羣舒民族考辨」一文中，認為係湔氏之湔的訛字。灣街即湔氏聚聚集會之所。灣為氏人名號，笮的分佈又與灣相重，笮人中有氏應是不爭的事實。

前文提及笮都夷旁的諸君長有白狼、槃木等等。據作者在「保羅為氏試證」一文中所考：「漢之白狼，即蜀漢及唐時的狼蠻；唐時狼蠻與盧鹿同為烏蠻七部落之一，盧鹿為後世之保羅，為氏人一個支系」。狼蠻似亦為同一系統。據三國志卷43，張嶷傳所記：

定笮、臺登、卑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定笮，定笮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為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毋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瞻漢嘉郡界。

上引文中所敘張嶷所殺率豪，太平寰宇記曾明白說出他的族系，據該書卷80、嵩州條記云：

昆明縣，本漢定笮縣地，屬越嶲郡。……鹽井在縣城中……昔為氏豪所據，蜀將張嶷殺其豪帥，遂擅鹽鐵之利。

寰宇記所記：張嶷所殺之豪帥為氏豪，也就是三國志中的狼岑。是狼蠻即氏人之證。

又據王靜如的研究⁷：從語音上看，白狼即是後世的白保羅。我又認為：白保羅與夜郎同族，夜郎屬於氏人系統（保羅為氏試證），白狼也屬於氏人一系。

綜合上述，笮都夷旁之白狼，為唐時之狼蠻。白狼與狼蠻皆屬於氏人系統；而笮都夷既與狼蠻地望相近，又與夜郎有相同的「好譬諭物」的習性。因此，笮都夷也應屬於氏人一系。

分佈在今四川西北部的冉駹夷，漢武帝在此設汶山郡。因此又稱汶山夷。郡既以汶山為郡名，冉駹夷必以汶山為分佈中心。汶山即岷山，其中民族複雜。據後漢書卷116、冉駹夷條所記：

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

7. 王靜如：東漢西南夷白狼慕漢歌詩本語譯證。

岷山之中，有夷、氐、羌等民族，冉駹究竟是其中的那一種？華陽國志卷3、蜀志、汶山郡條便記有：

有六夷、羌胡、羌虜、白蘭、峒，九種之戎。

但據後漢書卷116，王先謙集解引惠棟曰：

華陽國志云：「有六夷、羌胡、羌虜、白蘭、峒、九種之戎也」。

同為華陽國志的記載，便有「峒」與「峒」的不同。據王先謙校補引柳從辰曰：

今華陽國志漢魏叢書本與惠氏所引合，廖寅本峒作峒，今案峒峒皆無考，當作蚩。通志云：氐其種非一，或號有氐，或號白氐，或稱蚩氐，此蓋中國人即其服色名之也。

通志蚩氐之稱，源於魏略，據三國志卷30，裴注引魏略曰：

西戎傳曰：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自漢開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間，或在福祿，或在汧隴左右。其種非一，稱縻之後，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號蚩氐，此蓋蟲之類而處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

據上引文，氐人有多種，青氐白氐蚩氐皆其種類。蚩氐之蚩與冉駹之冉，似為同名異字。

同時，冉駹夷與笮都夷分佈地區接近，二者有若干相同之處。其一，後漢書卷116，笮都夷條說：

笮都夷者，居處略與汶山夷同。

冉駹夷之地設汶山郡，因此又稱汶山夷，他們與笮都夷居住的形式相同。

其二，冉駹夷也有文字。同卷冉駹夷條又說：

其王侯頗知文書，而法嚴重。

冉駹夷的王侯頗知文書，似已有文字。而笮都徼外夷中之白狼，有白狼文。永平中，白狼王唐菴曾作詩三章進獻，由犍為郡掾田恭譯成漢文（後漢書卷116）。

冉駹夷和笮都夷居處相同，又皆有文字；冉又或書作蚩，蚩與笮都夷同為氐人，因此冉駹夷亦為氐人，似亦無可疑。

三、邛、笮、冉駹的遷徙

邛、笮、冉駹分佈的地區，大致從四川省的西北部起，向南跨越川康二省，延伸至雲南北部與川康鄰接的地方。但民族是會遷徙的，而邛都、笮都，冉駹自漢後便不再出現，他們到那裏去了？下面將討論他們遷徙的問題。

(一) 邛 與 江

漢武帝開邛都夷爲邛都縣，元鼎六年，以爲越嶲郡（見前引後漢書卷 116），越嶲縣有邛河（見前引書李賢注引南中八郡志），邛河在今西昌縣東南（全前引書王先謙集解引沈欽韓）；又有邛峽山，爲邛人笮人的界限（前引華陽國志卷 3）。似乎有邛人分佈的地方，便有以邛命名的地名、山脈和河流，人與地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反過來說，以邛命名的地方，便有邛人停留過的可能。

在貴州，有若干以邛命名的地方。如宋史卷 89，地理五，紹慶府所記：

縣二：彭水，黔江。羈縻州四十九：……邛州，……思州……。

同卷思州條下又記：

政和八年建，領務川，邛水、安夷三縣。

但據太平寰宇記卷 122，思州所記：

思州、元領縣三：務川、思王、思邛。

宋史思州所領之務川，今貴州婺川縣治；邛水，今鎮遠縣；安夷，故治今貴州婺川縣東南。太平寰宇記思州所領除務川與宋史相同外；餘如思王，今貴州鎮遠縣東八十里有思王故城；和思邛，故城今貴州鎮遠縣東南九十里，與宋史所記不同。兩記載雖有小異，但皆不出今婺川和鎮遠的範圍。或許因兩書所記的時間不同（宋史所記爲徽宗政和年間事，太平寰宇記成書在宋太宗時，所記當爲太宗或太宗以前的情形），地名有更動所致。

婺州和鎮遠之間的思南，有冉氏行踪（見前），而務川也有冉氏分佈。據太平寰宇記卷 122，思州務川縣所記：

隋朝招慰置務川縣，唐武德元年招慰使冉安昌以務川當牂柯要路，請置州。貞觀八年，改爲思州，以思邛水爲名。

據上所述，以邛爲名的地方，與冉氏分佈的地區接近，而以邛名地的地方又有冉氏爲首領，冉與冉種有關，邛也似與川西的邛人有關，邛人亦曾來到貴州北部停留。

山東也有邛人足跡，據漢書卷18，外戚恩澤侯表中有「邛成共侯王奉先」，注云屬濟陰。但地理志（卷28上之2）濟陰郡內並無邛成，而同卷山陽郡內有郃成。據王先謙補注云：

宋祁曰：「郃當作邛」。錢大昕曰：「表未見封郃成者，外戚侯表邛成侯王奉先，注云屬濟陰，濟陰距山陽近，疑宋說是也」。先謙曰：「說文郃下云：「周文王子所封國」；邛下云：「邛地在濟陰縣」。案此六字文不成義，段玉裁正爲邛成濟陰縣。注云：「玉篇邛字下曰：山陽邛城縣」，此邛成之確證。前漢時容有改屬，故表志不符。邛成之誤郃成者，以莽曰告成之故也。水經注：「黃溝東逕邛城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郃城」，可證漢志本作邛，舊本邛譌作郃，校者依今志改邛城爲郃成，改郃成爲告成，非也」。

今本水經泗水注（戴本、王本）皆作「又東逕郃成縣故城南，地理志山陽縣也，王莽更名曰告成矣」。但據玉篇（引自說文解字詁林六下，邑部、邛字）所引，作「山陽邛成縣」，而紐樹玉之說文解字校錄及嚴章福之說文校議（引見同上）所引之水經注，亦皆作「邛城」，可見水經注原作邛成，今本作郃成，爲校者所改。

郃成縣故城今山東城武縣東南八十里，與四川西部之邛有何關連呢？

在傳世兩周彝器之中，有伯戔盤，伯戔鬲，邛君婦蘇壺三器。據其銘文，伯戔盤係「邛仲之孫白戔自乍頤（沫）盤」，伯戔鬲「邛仲之孫白戔自乍鐸鬲」，邛君婦蘇壺係「邛君婦蘇乍其壺」，三器皆「邛」之人所作，但是郭沫若在其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中，將之歸入江器，並說：「邛當卽江黃之江」。郭氏未說明邛何以卽爲江黃之江，其說或源於清人方濬益。方氏認爲：「按邛國不見於經傳，其字从工者，當卽春秋之江國，籀文於國邑名類皆从邑，經傳以同聲通假作江也」。方氏的理由：江國與楚婚姻，又與齊宋黃等國盟，其地距中原近，去江遠，不得以从水之江名國。江國之江，與邛成邛樊之邛同名，邛江皆工聲，故段江以別之。方氏又說：「邛爲江國之本字，雖無明證，要可卽左氏傳注及諸器銘以斷之，好學深思之士，或不以鑿空見詆耳！」⁸

8.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識卷十三，頁20—21，邛君婦蘇。引自周法高編：金文詁林，第八冊，頁4122，邛條。香港中文大學，1975。

方氏之說並無明證，本文以下擬就江國之所在，得名之由來，與邛如何發生關連等項，作一補充。

江國之所在，據春秋傳公三年曰：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杜氏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

又據漢書卷28上之2，汝南郡安陽縣條顏注引應劭曰：

故江國，今江亭是。

水經淮水注也說。

淮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

據上引應劭，杜預及水經注等說法，皆以江國在安陽縣，一統志故城今正陽縣西南。在河南省。

但據晉書卷14，地理志上，汝南郡陽安縣云：「有江亭，故江國」。陳槃庵先生謂晉書所記：「與地志同，案陽安，即今河南確山縣，東南與正陽相距七十餘里。地名考略卷十三謂晉志誤，未知然否」（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三、頁286，江條）。

又據王夫之之春秋稗疏一、僖公、江黃貫條云：

江國，杜解在汝南安陽縣，東坡圖在蘄州界，汝南地接黃陂蘄州，而國以江名，必近江水。蘄州東濱大江，有故江夏城，於漢晉或屬汝南，東坡圖非無據也。

王夫之認為：「國以江名，必近江水，蘄州東濱大江，故江夏城」，因此東坡圖的說法並非毫無根據。陳槃庵先生認為「……未詳東坡所據，然正陽、確山無江，亦是事實。豈江本封在蘄州，後乃遷正陽或確山歟？」（引見同上）。

又據陳士元，姓彙卷1，三江條曰：

江、古雙切。集韻云：「伯益之後，封江陵，滅于楚，因氏」。

江氏之得名，由於封在江陵。江陵今湖北江陵縣，陳氏亦疑「豈江氏亦嘗居此，迫于楚而後乃他徙歟？」（引見同上）。

根據以上所引，江國除了在今正陽縣以外，尚有晉書所記在陽安，今確山；東坡

圖在蘄州，州境在今湖北省東境長江以北地；集韻的伯益封江陵，今縣等三地。除確山外，蘄州江陵皆近江，是否原居近江處，後他徙乃距江遠？如此，江國之得名似即由於地理位置的關係。

但又有江州，雖名江又近江水，但似乎不由江水得名。漢世巴郡郡治江州，江州爲巴子之都，華陽國志卷1，巴志云：

巴子時，雖都江州，或治墊江，或治平都，後治閬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

江州，今四川江北縣，近江。據水經江水云：

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

注又云：

江水……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峽對豐民洲，舊巴子別都也，……又東至平洲，洲上多居民。又東逕壤塗而歷和灘，又東逕界壇，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

上二引文中之江州，豐民洲，平洲，皆在江邊，「洲」正表示其位置近水。江州之州與洲同，也爲近水可居之處。因此，江州之「州」已足以表示其位置近水，「江」或不爲江水之江。

江州之江如與江水無關，其得名的根據爲何？從上二引文中，江州和豐民洲皆巴子都所在，平洲也在巴境內，也爲巴人分佈之處。巴人中有七姓不供租賦，這七姓是：羅、朴、督、鄂、度、夕、龔（後漢書南蠻傳、板楯蠻夷條）。江之得名或與龔有關；邛亦然。下面將從龔邛江三字在上古音中的關係來討論。

本文所用的上古音係根據董同龢先生之上古音韻表稿及李方桂先生之上古音研究中所擬的音。

	李氏擬音	董氏擬音
龔	kjung	kiung
邛	giung	g'jung
江	krung	kung
工	kung	kûng

從李氏擬音中，龔邛二字韻母相同，聲母雖不同，但同部位，很可能是同一個部

落名稱，因分佈地區的不同（龔爲巴人七姓之一，分佈在巴；邛在蜀及蜀西）產生方言上的差異；也可能漢人在翻譯成漢語時所造成的些微的不同。問題在江，多一個 *r* 的聲音，使得與龔邛二音有一點距離。但工字的擬音，卻是與龔近。

在董氏擬音中，龔邛江三字在上古音中極爲接近，從聲音上來說是同出一源。從這一點似可說明龔姓部落由於分佈地區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字形表示，分佈在平原或山區自成邑落的則從邑，是「邛」字的成因；分佈近水的則從水，是「江」字的成因。

有沒有邛人所居之地名江者？請見後漢書卷33上，蜀郡屬國施牛縣條，劉昭注引華陽國志（今本華陽國志闕）的記載：

施、地也，在邛峽山表。邛人自蜀入，度此山，甚險難，南人毒之，故名邛峽。有鮮水，若水。一名洲江。

據此，施地有鮮水若水，又有邛人自蜀來，其地又名「洲江」，洲已表示其所居之地的地理特徵，江卽表示爲邛人所居。這是邛人所居之地名「江」的一個證據，並可證明本人推論「龔姓」部落居水邊的名「江」的說法大致不誤。

邛與江的名稱成立以後，時間一久，名稱也就固定下來，此後再向外發展，即使到了與名稱地理情況相反的區域，仍保持不變，這就是杜預集解及晉書地理志的江國分別在安陽和陽安，雖不近江，仍稱爲「江」；貴州有邛水，思邛水，雖然是水名，仍從邛命名。

但本所前輩陳槃庵先生不同意「江卽爲邛」的說法，陳先生從辨姓著手，他以江與秦同姓，姓嬴；邛與楚同姓，姓芊；又與周同姓，姓姬。不論邛爲芊姓或姬姓，皆不與江同姓。

江爲嬴姓，見於史記秦本紀贊，又姚範據左傳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的記載，認爲：「以理揆之，同姓之言得其實也」。

邛爲芊姓，據曾侯簋有「叔姬、邛嬭」（亦作嬭，經典作芊）的記載，若從古代女子稱姓來說，邛嬭就是「邛爲嬭姓（卽芊姓），但嬭姓之女適邛，亦可稱邛嬭，如此，邛就不是嬭姓。因此，「邛嬭」一詞可釋爲「邛是嬭姓」和「邛不是嬭姓」。但據楚王鐘云：「楚王纘邛仲嬭南酈鐘」，于省吾以此邛仲嬭爲楚女，在這裏，邛爲芊姓。

邛又爲姬姓，見於潛夫論五德志（引文見下）⁹。

以上所舉江爲嬴姓，邛爲羊姓、姬姓皆爲周時的情形。周自武王伐紂滅商，歷成王康王之時，曾大量分封宗室、姻親在新得的土地上，如潛夫論五德志所記：

姬之別封眾多：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酈郇，文之昭也；邛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邛苑祚祭，周公之胤也，周召虢吳隨邠方邛自潘養滑鎬宮密榮丹郭楊逢管唐韓楊觚欒甘麟虞王氏，皆姬姓也。

這些新封國，有的固然是未曾開闢的土地，但也有取舊有之國而代之的地方。例如上引文中的聃，索隱便說：「冉國也」，可見冉爲舊國（請參冉駹的遷徙一節）。邛爲姬姓，也可能是同樣的情形；至於江之嬴姓，邛之羊姓，更是周後期秦楚勢力膨脹兼併鄰近小國後的情形。因此，江之嬴姓，邛之姬姓、羊姓是指統治階級而言，至於部落內或國內之羣眾，仍是原有的人民。

江之地域的分佈，可表示出他發展的方向：由江州、而江陵、而江夏、而江國（確山，正陽），確山和正陽已經是河南省的東南部。從江國的發展方向看來，邛也可循此方向至山東省的城武縣。

從傳說的故事，也可證邛人的東向發展。邛人有地陷爲湖的故事，據後漢書卷116，南蠻西南夷傳，邛都夷條曰：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汙澤，因名爲邛池，南人以爲邛河。

邛河，據李賢注：「在今嵩州越嵩縣東南。南中八郡志曰：“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大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唐越嵩縣即今西康西昌縣治。」

上引文所謂「地陷爲汙澤」，據李賢注引李膺益州記云：

邛都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上戴角在牀間，姥憐之，飴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令有駿馬，蛇遂吸殺之，令因大憤恨，責姥出蛇。姥云在床下，令卽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人以靈言瞋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讎。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驚語，汝頭那忽戴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陷河。唯姥

9. 以上三節請詳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誤異，冊三，江條。

宅無恙，訖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居宅側，恬靜無佗。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晏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以爲枕相贈。

這個故事發生在邛都夷人區域，或爲邛人的故事。再據太平寰宇記，卷75，邛州臨邛縣條所記：

邛池、李膺益州記曰：「監邛郡下有老姥，家甚貧，孤獨，每食輒有一小蛇，頭上有角，在杼之間，母憐而飼之。後漸大，長大餘。縣令有馬，爲此蛇吸之，令因大怒，收姥。姥云：在床下，遂令發掘，愈深而無所見，令乃殺母。其蛇因夢於令曰：「何故殺老姥，當報仇耳」。因此，每夜常聞風雨之聲四十餘日。一夕百姓相見，咸驚，皆言：汝頭那得戴魚，相逢皆如此言。是夜，方四十里，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邛河，亦曰邛池。其母之故宅獨不沒，至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又言此水清至底，猶時見城郭樓櫓宛然。

臨邛縣，今四川邛崃縣治。據華陽國志卷3，蜀志、蜀郡條所記：

臨邛縣，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實之。

臨邛縣有邛民，也有地陷爲湖的故事，而所陷之湖又曰邛河，似可說明這個故事原爲邛人所有。

巢縣有地陷爲湖的故事，據太平寰宇記卷126，廬州巢縣條云：

巢湖在縣西一十五里，自合肥縣經過。一名巢湖，一名樵湖，一名焦湖。云巢縣陷爲湖。

據上引文中，巢湖也自合肥縣經過，合肥也有同樣但較爲詳細的記載，據上書同卷，廬州合肥縣引吳志曰：

或云：巢作勦字音，亦謂焦湖。耆老相傳曰：「居巢縣地昔有一巫嫗知未然，所說吉凶，咸有徵驗。居巢門有石龜，巫曰：「若龜出血，此地當陷爲湖」。未幾，鄉邑之間祭祀，有人以猪血置龜口中，巫嫗見之南走，回顧其地已陷爲湖。人多賴之，爲巫立廟，今湖中姥山廟是」。

合肥所傳的「地陷爲湖」的故事，據說是「歷陽舊事」。歷陽有麻湖，據上書卷124，和州歷陽縣條所記：

麻湖亦古歷陽城之城地，在縣西三十里，源出桑山。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而爲湖。」

歷陽地陷爲湖的故事，亦見於上書同卷同條下引歷陽湖郡國志云：

昔有一書生，遇一姥，姥待之甚厚，生與姥曰：「此縣門前石龜眼赤出血，此地當陷爲湖。」姥後數往候之，門吏問姥，姥具以對，吏因以朱點龜眼，姥見之，遂走之西山，顧城遂陷爲湖。今湖中有明府魚、婢魚、奴魚。

以上所引諸條，可作一簡表以資比較。

	主角	施恩對象	禍由	結果
邛河	老姥	小蛇	小蛇闖禍	地陷爲湖姥爲保護神
麻湖	姥	書生	石龜眼赤出血	地陷爲湖
巢湖	巫嫗	(能預言)	石龜眼赤出血	地陷爲湖姥爲保護神

上面三個故事大意：「主角爲一老姥（或巫嫗），有一施恩對象（小蛇、書生、或能預言），或由小蛇闖禍或作預言，有地陷爲湖之事發生，姥及巫嫗成爲保護神。」

以上所引諸條，巢湖合肥的巢湖，和歷陽的麻湖，有相同的「地陷爲湖」的故事，文字上雖小有出入，內容也略有增減，但大致說來，仍可視爲相同的故事。這或由於地區接近，故事容易流傳所致。

巢湖和邛河的故事相較，文字上的出入雖較大，但故事的核心部份仍相同，應是出自同一母題無疑。

邛人向外發展，除在貴州北部發現以邛命名的地名以外，在山東省的城武縣也曾以邛命名，巢湖更有與邛河相同的傳說故事；再從邛與江的關係以及江的發展過程來看，邛人踪跡似曾東至安徽中部及山東的西南部。

(二) 笮與左

笮人的分佈，據前節所考，在今雅安榮經等地，在西康省的極東。但據華陽國志卷3，蜀志所記：

三十年¹⁰，疑蜀侯綰反，王復誅之，但置蜀守。張若因取笮及其江南地也。

10. 華陽國志以周赧王繫年，如以赧王計，則應爲赧王三十八年，此處之三十年據史記卷5秦本紀（下引），應爲秦昭襄王之年。

上引文中的笮在那裏？

秦謀蜀的最大目的在得楚，楚亡則天下併。根據秦取蜀後的發展看來，正是如此。秦自周慎靚王五年（前316）滅蜀以來，三次出兵東下擊楚。其一爲周赧王七年（前307），司馬錯率巴蜀眾十萬，大船舩萬艘，米六百萬斛，浮江伐楚（華志卷3）；其二爲秦昭王廿七年（前280），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史記卷5）；其三便是上引的張若取笮及江南地（前277）。司馬錯兩次出兵的目的都在擊楚，張若的軍事行動也應具有同樣的目的。同時史記卷5，秦本紀的記載，更可說明這一點：

（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

司馬錯第二次出兵，結果是「拔黔中」，史記張若取巫郡及江南，置「黔中郡」，二人不僅有相同的目的，張若更是繼續司馬錯的未竟之業，因此張若也是由蜀向東發展。華陽國志所記張若取笮及江南地，與史記所記取巫郡及江南不同，但從時間上看，兩書所記爲同一史實。因此，這裏的笮，應在蜀東，不在蜀西。

笮的方位，應與下文「江南地」有關。江南的所在，是在長江以南、清江流域的地方¹¹。但史記所記則是取巫郡及江南地。笮或在巫郡附近。秦時之巫郡，據程恩澤：「巫山、巴東蓋是」¹²。此一地區正在長江以北。張若取笮及江南，分別在長江的北與南，在軍事行動上是順理成章的事。

江陵有柞溪，此見晉書卷10，安帝紀的記載：

義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辛卯，（魯）宗之破（桓）振將溫楷于柞溪，進犯紀南，爲振所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桓謙，走之，乘輿反正。

柞溪的所在，據水經沔水注云：

揚水又東北，與柞溪水合，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散流，積以成川，……柞溪又東注船官湖。

據上引文，柞溪在江陵縣北，江陵在巫郡之東，長江以北，這裏或就是張若所取之「笮」地。

11. 請參本人另文：黔中、黔中郡與武陵郡的關係。

12. 程恩澤：國策地名考，卷7，巫郡條。

江陵之江，與邛有關，或因邛人居留而得名（說詳前），自江陵溯江而上，越巴東、巫山，至夔州開州，這是冉氏遺裔的分佈地（說詳後），因此這一地區的笮或柞，與「邛、笮、冉」之笮，有密切的關係，是笮的另外的寫法。

（三）冉駹的遷徙

川鄂交界處，有著名的三峽。北魏時，三峽附近有蠻人盤踞。據周書卷49，異域上，蠻條所記：

逮魏人失馭，其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餘則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潛稱王侯。屯聚三峽，斷遏水路，荆蜀行人至有假道者。太祖略定伊瀘，聲教南被，諸蠻畏威，靡然向風矣。

此處冉氏向氏田氏諸蠻是什麼蠻？同書又說：

尋而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又攻陷白帝，……天和元年（566）詔開府陸騰督王亮司馬裔等討之。……令賢率其精卒固守水邏城……遂簡募驍勇，數道入攻水邏。路經石壁城，此城峻險，四面壁立，故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酋以為峭絕，非兵眾所行。……（陸騰）晨至水邏，蠻眾大潰，斬首萬餘級，虜獲一萬口，令賢遁走，追而獲之，並其子弟等皆斬之。司馬裔又別下其二十餘城，獲蠻帥冉三公等，騰乃積其駭骨於水邏城側為京觀，後蠻酋望見，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

石壁水邏兩城皆有蠻酋，似乎冉向田三氏皆屬於蠻酋一類。冉氏勢力又於其他二十餘城，可見蠻酋的分佈地區相當廣。

但據漢書卷95，南蠻西南夷傳，冉駹夷條顏師古注云：

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

唐夔州故治今四川奉節縣治；開州即今四川開縣治。兩地皆在今四川省東部的長江流域，顏氏以此地的冉氏首領，係冉駹夷之後。他所記的當為唐時情形，可見在唐時，四川東部的川江沿岸有冉駹夷的踪跡。

明人田汝成，在其所著炎徼紀聞卷四中也說：

冉家，邛笮冉氏之裔，今酉陽、烏羅部落之長，多冉姓者一家。冉家蠻，詬之曰南客子，其俗散處於沿河、佑溪、婺川之間。

同卷又記有龙家：

龙家，蓋徙、笮、駹氏之裔，訛爲今稱。

可見冉駹夷又向南遷徙至川鄂黔三省之間。

唐時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這種情形一直保持到明朝。明史 310 卷，湖廣土司傳，施州條曰：

施州……領軍民千戶所一，曰大田。……（正德）九年，命大田千戶所千戶冉罷、子舜耕爲指揮僉事。

同書卷 312，四川土司二，酉陽條記云：

酉陽、漢武陵郡酉陽縣地，宋爲酉陽州，元屬紹慶府。洪武五年，酉陽軍民宣慰司冉如彪遣弟如喜來朝貢，置酉陽州，以如彪爲知州；八年改爲宣撫司，仍以冉如彪爲使。

同書卷 316，貴州土司，思南條：

初，太祖起兵……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都事楊琛來歸附。……琛妻冉氏尤強悍。

施州，故治今湖北恩施縣；酉陽，故城今四川酉陽縣北；思南，今縣，三地皆在奉節開縣以南，冉氏或爲土官，或與土官結爲婚姻，皆可說明該族勢力強大；其流動的踪跡，南至貴州思南境。

川東鄂西黔北之冉氏，或可上溯至周朝初年。周公輔成王，分封文王諸子，封季載於冉（史記卷35）。索隱云：「冉國也，……冉或作邠」。邠地所在，據左傳莊公18年云：

初楚武王克權……遷權於那處。

杜預云：「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那處，那又作邠」。那邠，由形近而譌。南郡編縣，故城在今湖北荊門縣西，其地雖位於今湖北省的中部，但距西部冉氏分佈之地並不十分遙遠，交通也沒有特別困難，他們之間應有相當的關連。

淮夷中有冉，此據師寰的銘文（引自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上編）所記：

今令（命）女（汝）率齊、異、焚左右虎正臣（征）淮，卽齊

邦置（𡗗）曰𡗗、曰𡗗、曰𡗗、曰達。

𡗗即冉。郭氏認為：「冉、𡗗、𡗗、達均淮夷之長。」吳闈生的說法與郭氏同，但孫仲容以爲：「冉、𡗗、𡗗、達爲淮人所守城名」，楊樹達以「郭、吳說是，孫說非也」（吳、孫、楊三氏的說法皆錄自周法高金文詁林 15 冊頁 7934，𡗗條的引文）

東夷之中也有冉駹的踪跡，據風俗通逸文（引自羣書拾補八）所敘：

朝那，東夷也，其後單姓那氏（通志氏族略）。

但據今本通志氏族略中及張澍所輯風俗通姓氏篇所記：那皆作那，由於前引那口之那爲那字之譌，此處之那字亦爲譌字無疑。

又據路史卷 29，夏世侯伯，厖國條所記：

厖國，國，莒邑有大厖。

莒，漢有莒縣，屬城陽國（漢志卷 28 下之 2），故城今山東省莒縣。但同書卷 28 上之 3，琅邪郡計斤縣條所記則又另有別說：

計斤，莒子始起此，後徙莒，有鹽官。

據此，莒初起於計斤，後徙漢之莒縣¹³。計斤，故城今山東膠縣西南。此應爲大厖所在之莒邑。

又據陳士元，姓觚卷 1 說：

厖，莫江切，國名記云：古有厖國，莒邑有大厖，蓋其墟也，後因氏。千家姓云：平原族。

莒邑有厖國，後爲厖氏，在山東膠縣附近。這和東夷中的那氏，都在東夷的範圍之內。東夷的範圍內，有那氏、厖氏共同出現，和西南夷中的冉駹夷、州、黔之間的冉家、龙家的分佈情形相同，這絕不是偶然現象，而應考慮他們三者之間的共同關係。

早在秦漢以前，冉駹夷便分佈在以岷山爲中心的附近地區。周公輔成王，封弟季載於冉，故地在今湖北荊門縣附近。可見冉氏在周初便已活動在鄂西。其後北魏北周時，盤踞在三峽地區的蠻蠻，他們的首領有姓冉氏者，爲冉駹夷之後；但就地區來說，與荊門之冉氏更爲接近。明時更有蠻人曰冉家、龙家分佈在川黔之間；而川鄂黔三省交界處之土司，冉姓者更是所在多有。

13. 莒尚有周齊魯之莒，其詳請參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遷異冊二，莒；冊七，補記。

金文銘辭中記淮夷中有魯曰冉，東夷中又有邢氏。東夷和淮夷的關係雖不清楚，但東夷中包括有數種夷人，而淮夷爲分佈在淮水流域的夷人，這種說法或不致遭受反對，因此，淮夷爲東夷中之一種夷。淮夷中之冉卽爲東夷中之邢氏。東夷的範圍內又有厯氏，邢氏與厯氏的共同出現，與岷山之冉駹夷，川黔間之冉家，龍家的分佈情況相同，這是種人向外發展時共同行動的結果。因此，川黔間之冉家、龍家；東夷中之邢氏、厯氏，應卽是西南夷中之冉駹夷。

四、結 論

邛都、笮都和冉駹的位置，在今四川省以西，西康省的東部。這一地區正在氐人南遷途中，他們似由氐人留在當地發展而成。

邛地喜愛謳歌的習性，和賁人類似；竹王的故事，又與夜郎相同。他的分佈地又爲後世之烏蠻勿鄧所有，而夜郎，賁人，勿鄧等皆屬於氐人系統，邛都似也應屬於這一系。

笮都夷言語好譬類，與夜郎境內夷人同；笮都徼外之白狼卽後世之白保羅，與夜郎同族；笮都夷境內有地名曰濤街，濤爲氐種名，亦爲氐人停留之遺痕。

冉駹夷的居處略與笮都夷相同；其王侯頗知文書，似已有文字，又與白狼同，而冉駹之冉卽冉氏之冉，冉駹之爲氐，已無可懷疑。

邛都等夷人到了川康之間後，民族遷徙的運動並未停止。先秦時，自江州至江陵已有邛人踪影，此後南下至貴州北部；笮人也至江陵之北，然後向長江南北兩岸延伸；冉爲舊國，在今荊門西，也在江陵之北，南下川黔之間有冉家、龍家。明清時，四川、貴州、湖廣土司中冉姓者更是不乏其人。

自江陵東下，至湖北安徽地區，蘄州有江國之名，巢湖有與邛河相同的傳說故事；據金文銘辭，淮夷中有魯名冉者，或卽是部落名稱。因此，此處也曾留有氐人足跡。

漢時，漢有封國名邛成，在今山東城武縣東南；東夷之中有邢氏、龍氏。由此看來，山東省也爲氐人遷徙所及的地方。

總結的說，邛都笮都冉駹原爲氐人，邛、笮、冉、駹皆爲部落名稱。在氐人南遷

的過程中，他們在途中陸續留下，即以部落名稱在當地發展，成為新的名號，而與原來的族名疏遠。此後，他們又從新的居留地向外發展，東經蜀、巴至川東，及鄂黔等地，更沿長江東下遠至湖北、江西、安徽，向北至河南、山東。因此，我們不僅可說華中地區長江流域有氐人足跡，且北至河南山東等地。

引 用 書 目

- 王夫之 春秋稗疏，續經解本。
- 王符 潛夫論，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珍本初編第 29 冊，臺北，民 67。
- 王象之 輿地紀勝，臺北文海。
- 王靜如 東漢西南夷白狼慕漢歌詩本語譯證，載西夏研究第 1 冊，中研院史語所單刊甲種之 8，北平，民 21。
- 田汝成 炎徼紀聞，叢書集成 3979 冊，上海商務。
- 令狐德芬 周書，開明版。
- 司馬遷 史記，藝文版。
- 沈約 宋書，開明版。
- 宋濂 元史，開明版。
- 李方桂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九卷第一二期合刊，民 60。
- 房玄齡 晉書，開明版。
- 周法高 金文詁林，香港中文大學印行。
- 班固 漢書，藝文版。
- 范曄 後漢書，藝文版。
- 桑秀雲 保僱爲氐試證，大陸雜誌第 59 卷第 4 期，臺北，民 68。
黔中、黔中郡與武陵郡的關係，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 62 本 3 分。
- 孫詒穀 風俗通義逸文，羣書拾補冊八，叢書集成冊 0068，上海商務。
- 郭沫若 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1934 年刊。
- 脫脫等 宋史 開明版。
- 陳士元 姓彙，湖北叢書本。

- 陳壽 三國志，藝文版
- 陳槃 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中研院史語所專刊之52。
- 常璩 華陽國志，顧廣圻校，臺灣商務。
- 程恩澤 國策地名考，粵雅堂叢書。
- 張澍 風俗通姓氏篇，知服齋叢書。
- 張廷玉 明史，開明版
- 董同龢 上古音韻表稿，中研院史語所單刊甲種之21，民56。
- 樂史 太平寰宇記，臺北文海。
- 鄭樵 通志，商務。
- 劉昫 舊唐書，開明版。
- 歐陽修、宋祁 新唐書，開明版。
- 魏徵 隋書，開明版。
- 蕭子顯 南齊書，開明版。
- 顧祖禹 讀史方輿紀要，臺北洪氏出版社。
- 酈道元 水經注，臺北世界。
- 左傳 十三經注疏本，藝文。
- 荊門州志 乾隆甲戌本
- 歷代邊族傳記會編，臺北鼎文。
- 續雲南通志稿，清光緒年刊本。

桑秀雲女士「邛都、笮都、冉駹等夷 人的族屬及遷徙情形」讀記

一、研究方法值得商榷

桑文之推論，全依極端傳播論爲骨架。按，傳播論之系統研究，始自英人 E. B. Tylor 之「原始文化」（1871）一書。爾後頗有發展。惟至十九世紀末葉，漸趨極端。持此極端傳播論之觀點者，皆僅憑蛛絲馬跡之相似現象即認定必由傳播所致，而完全不顧獨立發生殊途同歸的可能。故其方法上之特色爲粘連羅織，而無視於所牽涉之問題。1897年，法人 De Lacouperie 持此說著「中國文化西來說」，認爲中國文化及民族皆非土著，乃源自西亞。迄北京人及山頂洞人相繼發現，此說已不攻自破。1923年，英人 W. J. Perry 也持此說著「太陽之子」，認爲全世界文化皆發祥於埃及。Perry 氏爲極端傳播論著名代表之一。然其書甫問世，即遭到嚴厲之批評。故極端傳播論自 1930 年代後即漸遭揚棄。

桑文第 19 頁 11 行云：「似乎有邛人分佈的地方，便有以邛命名的地方，山脈和河流，人與地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反過來說，以邛命名的地方，便有邛人停留過的可能」。此爲作者之立論架構。此處雖云「似乎」、「可能」，但下文之論述，凡有邛字之地名，皆認定跟邛人之遷徙有關。按，邛字是否專爲邛人命名而造，甚有問題。詩陳風防有鵲巢篇：「邛有旨苕」、「邛有旨鵲」，毛傳：「邛，丘也」。此泛指山丘之地，故鄭玄曰：「邛之有美苕，處勢自然」。是遠在秦漢以前之陳宣公（公

元前 692~648 年) 時代已有邛字，其義爲丘，當非專指邛都夷（參下）而造之字。因此，邛都夷之邛當係借用漢字字音以名族者。若如桑文所論，周金中之邛婦彝壺等器爲「邛人之所作」（22頁），而此「邛」又是「春秋時之江國」（22頁），此江國在今河南東部之正陽縣（23~24頁），則春秋時代或早於春秋時代今河南東部就已有「邛」人。桑文認爲河南東部之邛人是自川康邛都、邛崃一帶遷徙而來，再往東而擴及山東城武縣（30頁及44頁）。然而，「邛都夷者，（漢）武帝所聞，以爲邛都縣」（30頁引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傳）。是川康之「邛都夷」乃漢武帝時始有之名。在此以前，華夏之勢力未嘗及於此地；更無其人東遷之任何線索。因此，邛婦彝壺之邛是否源自邛都夷之邛，殊難論定。如論及資料所屬之時代，則更不利於桑文之推論。蓋邛婦彝之邛若果爲春秋時之江國，則其時間已早於漢武帝時之「邛都夷」數百年。如何能證明春秋時代或更早期河南東部及山東之邛，係由武帝時始有邛名之邛都夷遷徙而來？如無堅強的證據，則論說的時序與史料本身的時序不可相悖。這是歷史研究和傳播論都必須遵守的通則。總之，字音粘連，危險甚大。今臺灣中央山脈之 Tsou 族，有用漢字字音譯爲鄒族者，也有譯爲曹族者，今其生活也頗有漢人之文化成份。如果將來有人望文生義，粘連羅織，豈不也可以說此鄒族源自大陸古時鄒國或鄒姓之人，曹族源自大陸古時曹國或曹姓之人。這還並不違背資料本身的時序。歷史果如此嗎？

二、前後不一致

茲舉一例如下。第 6 頁 11 行：「可能樸榆也爲邛都夷影響所及的地方」。樸榆，王先謙補注謂：「今大理府太和縣東北」；太和縣即今大理縣，前大理府治。然作者於同頁末數行綜述邛人之分佈時說：「漢時邛都夷的分佈區，自今越嶲起，向南至今安寧河和鴉魯江流域，再南渡金沙江，經姚州，至大理和昆明以北的地方」。桑文在上半頁剛說「可能爲邛都夷影響所及的地方」，到下半頁又說成邛都夷的分佈區。舉證與論斷之間頗有距離。

三、論述不符歷史

第30頁4行：「至於江之嬴姓、邛之羊姓，更是周後期秦勢力膨脹兼併鄰近小國後的情形。因此，邛之姬姓羊姓是指統治階級而言。至於部落內或國內之羣眾，仍是原有的人民」。按，江爲嬴姓，早在春秋時已然。陳師槃庵先生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增訂本），286頁引史記秦本紀贊：「秦之先爲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爲姓，有徐氏……江氏……」；又引姚範曰：「秦、江、同盟，未聞同姓也。楚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個數（東貴按，事見左傳文公四年），非徒同盟，兼同姓乎？且江遠於秦而逼於楚，何由而與秦盟？以理言之，同姓之言，得其實矣」。陳先生復加案語：「姚說亦具義理，當是也」。江爲嬴姓既有春秋時之證據，而當時秦尙在經略西戎（按，魯文公四年當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3年），如何能飛越東土「兼併鄰近小國」而至江國，成爲江國的統治階級？作者所謂外來統治階級之說，顯與歷史不符。其實，秦嬴姓，以玄鳥爲圖騰，同於殷人。蓋與嬴姓之徐氏、江氏等，本屬東方土著也。

管東貴 七十一年五月五日

對「邛都、笮都、冉駹等夷人的族屬及 遷徙」一文審查意見的幾點答覆

一、研究方法

傳播論之受到批評，在於有些學者持絕對的傳播論。如審查人所提的 De Lacomperie。W. J. Perry。完全忽略文化獨立發生的可能，這當然是有問題；但也不可因文化可獨立發生而抹煞傳播的功能。例如蜀布邛竹的西傳大夏，張騫通西域，西域的樂器蔬果也有若干隨之而至中國，這都是傳播的結果。

文化可獨立發生而有相同的現象，但民族不同。不同地區的人具有相同的部落姓氏名稱，有某些相同的文化內容，便要考慮到他們的相關性，加上兩地又有交通的痕跡可尋時，便有遷徙的可能。邛的問題便是根據上述的現象解決，其層次如下：

一、蜀西有邛，蜀西和川北皆有邛河的故事；山東有邛，山東以南的皖有巢湖的故事、蘇浙有類似巢湖的故事。故事的母題相同，蜀西川北爲氐人分佈之處皖蘇浙也可能爲氐人遊踪所至的地方（其詳請參：羣舒民族考辨，宗與山越二文）。蜀西山東兩地有相同的部落名，鄰近地區又有母題內容相同的故事，因而考慮他們是否爲同一部落。

二、從地名的分佈相邛人的發展，但在川黔交界以後的地區，邛的線索中斷；由於邛與江的關係，再看江的分佈，可勾劃出兩邛之間的交通路線。這條路線可通，遷徙的構想似可成立，山東之邛可能從蜀西遷徙而來。

經過上述層次的處理，就邏輯上言，很難說本文係由絕對的傳播論出發。

審查人又以詩陳風防有鵲巢：「邛有旨苕」「邛有旨鵲」，毛傳：「邛、丘也」的記載，說明「遠在秦漢以前之陳宣公時代已有邛字，其義爲丘」。

邛是否釋丘，很成問題。上引詩「防有鵲巢，邛有旨苕」，毛傳：「防，邑也；邛，丘也」。防爲地名已無可疑，因此毛傳之意爲：防，邑名也，引伸邛、丘名也。因此，邛似爲丘之名，而非丘之義。詩經毛傳中仍可找到類似的體例，如魏風汾沮洳：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

毛傳：「汾，水也」。此處汾爲水名，非汾爲水之義。又如太雅綿：

縣縣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

毛傳：「沮水漆水也」。沮，漆爲水之名，非水之義。又有魯頌閟宮：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

同篇又有：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

毛傳：「鳧、山也；繹、山也」「徂徠，山也；新甫、山也」。鄭箋云：「鳧音符，山名也；繹音亦，一音夕，字又作嶧同，山名也」。可見鳧、繹、徂來，新甫皆是山之名，而非其義爲山。

由以上毛傳注山名，水名的體例，可證邛有爲丘名的可能。

「邛有旨苕」之邛，有釋爲地名者。此見後漢書卷30、郡國志陳國陳縣條下劉昭注補：

博物志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詩曰：邛有旨苕，防有鵲巢。

博物志爲晉人張華所著，去古未遠，若千古地名得以保存，邛爲地名，爲獨到之見解。

陳地有丘，見於詩陳譜：

帝舜之冑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

所謂宛丘是高丘的意思，據爾雅釋丘：

丘上有丘爲宛丘，陳有宛丘。

綜合以上所引，陳縣旁有丘（詩、爾雅），陳縣北有地曰邛（博物志），毛傳說：「邛，丘也」，可知陳縣有丘，其名曰邛。

陳縣所在，據王先謙集解引一統志：「故城今陳州府淮甯縣」，也即今河南省淮陽縣。此地西南距碓山約 132 公里（據地圖上直線距離換算而得，下同）；東北距城武約 159 公里。碓山爲晉書所記江國的所在地，與淮陽僅距 132 公里之遙，此處之邛與江有輔成的關係；城武爲漢邛成國所在，與淮陽也只距 159 公里，淮陽之邛，正是邛向東發展的一塊踏腳石。因此「邛有旨苕」之邛，不僅不能推翻我的說法，反而提供了更強有力的證據。

又邛字，不僅在陳宣公時代已有，周初分封諸姬時，便已有邛國（王符潛夫論），此邛國所在已無從查考，但斷非蜀西之邛。「邛有旨苕」之邛，或可對周初之邛國提供一點線索。邛人之邛源自工（龔），工之成爲邛，猶如番之成鄱，曼成爲鄆，冉成爲郫，民族姓氏名稱加邑旁成地名者，史上例子很多。

審查人又以川康之邛都夷，乃漢武帝時始有之名，而邛婦蘇壺等器則爲春秋時或更早時期的作品，如以河南東部之邛，係自川康遷來，則論說的時序與史料本身的時序相悖。

作者認爲：邛都夷雖係漢武帝時始有之名，但並不表示邛都夷人在漢武帝時始有。邛人是早就有了，例如華陽國志臨邛縣條便有：「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實之」（卷 3 蜀志），可見秦始皇時，川北便有邛人。

武王伐紂，西戎八國：庸蜀羌鬻微繡彭濮出兵助陣，這八國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今巴蜀境內。但除上述八國外，必定還有其他部落，其分佈地也不限於巴蜀。秦在始皇徙上郡之民以實臨邛以前、秦惠王滅蜀以張若爲蜀國守時，便移秦民萬家實之，其原因是「戎伯尚強」。秦滅蜀在 316 B.c，便開始移民；至始皇（219 B.c 卽位）時有近百年的時間，秦仍要移民。可見戎人勢力之強，必定在當地有悠久之歷史。秦滅蜀約在戰國中期，戎人在蜀境的發展至少可推至春秋時期或更早。由於地望之接近，秦始皇時之邛或就是秦惠王時之戎，至少邛也應該包括在戎內。

邛人記載的晚出，主要是我國西部開發的比較晚，但晚出的資料並不表示資料所

代表的時代也晚。

審查人以高山族 Tsou 譯鄒族或曹族，以「今其生活也頗有漢人成分」，粘連羅織，以 Tsou 族源自大陸鄒或曹（縣、姓）之人。這種方法似乎太簡單，用這種方法，則今日赴美之李姓中國人，三五代後其子孫生活全盤美化，於是和美國原有之李姓（如美國南北戰爭時南方總司令李將軍）成為一家人了，這和本文所用的方法，似有出入。

如果大陸之鄒或曹與臺灣的 Tsou 族之關係，能提供下面這些思考的線索：

- 一、高山族之 Tsou，為族名，其族人是否姓鄒或曹。大陸之鄒或曹縣，其得名是否源自有鄒或曹姓之人居住過。如果答案都是正面的，則可說兩者之鄒或曹皆為部落姓氏的名稱。
- 二、兩地是否有相同的文化內容，而文化內容不能以今日能夠得到的來作比較，必須原來在漢文化之中而現在已消失，這種文化內容如果兩地之鄒或曹皆有，則兩地之關係可再作進一步的追究。
- 三、兩地是否有交通的痕跡，起碼大陸之鄒或曹有遷徙的痕跡，如果在鄒或曹縣以外有該姓聚居的村落便是向外發展的證據。而這些分散的鄒或曹姓聚居的村落，能否看出移動的方向，有無到臺灣的可能，然後才能討論兩者的關係。

如果沒有這些線索，自然不能考慮。本文討論邛人的問題，事實上是揉合多種線索得來的構想，並不如審查人所舉 Tsou 族之例那樣簡單。

山東有邛的問題，證據只可說不多，這是因為年代久遠，加上漢人開發經營的結果。但從「邛有旨苕」的資料來看，山東之邛更有可能是移徙而來。

二、前後不一致

審查人以「可能為邛都夷影響力所及的地方」，在結論時列為「邛都夷的分佈區」，認為「證據殊嫌不足」。

邛都夷之分佈，皆依資料所記之邛地，或記有邛人等而定，但實際的分佈情形是否恰如資料所述？我認為資料所記是點，實際的分佈是面，也即實際的分佈要比記載

的範圍爲大。再則，安寧河和鴉魯江流域的方位，剛巧是大理的東北方，櫟榆也即在大理和安鴉二河之間的某一地。櫟榆爲邛都夷影響力所及之處，從地理上說，即安鴉二河流域邛都夷人勢力之延伸。第三，邛都夷在當時並非是勢力最強盛的部落，何能影響別人？或由於當地也有邛人。這是結論將邛人影響所及之處也列爲邛都夷分佈之處。如果對安鴉二河流域及櫟榆的相對地理位置清楚的話，這一點應無問題。

三、論述不顧歷史

作者以「江與邛皆爲工（龔）部落，江國嬴姓，邛爲羊姓，爲周後期秦楚（審查人漏引「楚」字）膨脹兼併隣近小國後的情形，江之嬴姓，邛之羊姓，係指統治階級而言」。（此處之秦楚二字，易滋誤會，以爲周後期只有秦楚兼併小國，實則各國皆有兼併之事。因此，此處秦楚二字擬改爲「列國」。）

審查人以江爲嬴姓，並以春秋時之證據、姚範和陳槃庵先生的意見爲說。此說與本文並不衝突，我並不否認江爲嬴姓，只是江在嬴姓之前本姓工（龔），被嬴姓滅亡後，其統治江國者爲嬴姓之人，江成爲嬴姓之國。但江國原有之人民不可能被消滅殆盡，也許成爲普通平民，或淪爲奴隸，這些人仍然江姓。上說並非空想，有事實爲證、左傳定公四年有「聘季授土」之事，又據史記卷35，管蔡世家：

封季載於冉。

索隱：「冉，國也。……冉或作邛」。按國語曰「冉由鄭姬」。賈逵曰「文王子聘季之國也」。

據上引，可見冉原爲一國，季載封於此以後，才成爲姬姓之國。此可說明國被滅之後，姓亦隨之改變。江有嬴姓，羊姓（左傳文公元年、史記楚世家皆有江羊），邛有羊姓、姬姓。江、邛有不同的姓，表示被不同的國所滅。

至於以秦在西土，不可能飛越東土滅江成嬴，以證其以江原爲嬴姓之說。據史記秦本紀：秦本在東土，其玄孫費昌（夏桀之時）、子孫或在中國或在蠻夷；……玄孫中湣，在西戎保西垂。可見嬴氏有在中國者，也有在西土者。春秋時，嬴秦儘可在西經略西戎，東方之嬴氏也可向外發展，並不需嬴秦親自飛越東土以滅江氏。

江氏和徐氏等固爲嬴姓中之氏族，但是這種關係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周人在西方

興起發展，東向滅商踐奄，氏族的興亡衰替，豈是我們今日能盡知的。史書所記不過雪泥鴻爪，只代表某一時期是如此。物換星移，情勢亦隨之而變。江爲嬴姓，史固有徵；江爲工（龔）姓，也非作者嚮壁虛構，史上也有若干線索可尋。是否能言之成理，尚有待諸位先生之賜教。